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攷史三



困學紀聞注卷十三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翟公巽

閩按公巽名汝文丹陽人高宗時官參知政事

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

注見

何云注疑作互

其自敘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

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

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

原注其書未見全云事多注見者謂事多藉注而見也故下云總合傳注蓋

所以補其傳之不備也何疑作互似非○元圻案同年王毅滕曰翟書雖不傳然其旨在合注而刪繁非據注以補闕也京口者舊傳卷四翟汝文傳以

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複見乃合傳注擬精要云云此條注見疑複見之誤宋書范蔚宗傳蔚宗與甥姪書以自序曰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

今著述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吾雜傳論皆有精意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來不減過

秦篇當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九忠惠集十卷宋程汝文撰忠惠者門人所私謚也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明以

因學... 來久不復傳今從永樂大典撥拾排比編為十卷

致堂讀史管見三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

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

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何本非字下有也字何云致堂往往為此等無稽

之言○元圻案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援卒于師梁松竇固等譖之家益失勢后兄嚴白太夫人求進女掖廷由是選后入宮馬伏波屢出將兵其任重矣其征交趾歸賜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班未崇耳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致堂蓋因此而誤

呂成公說史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

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

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方樸山云語以

過於還書誠子者何尤又云書中言愛之重之未嘗言其過但不願其子效之耳全云裴松之注王昶傳中已言之○元圻案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短長妄是非正法此吾所

大惡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益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三國志魏王昶傳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遂書戒之曰賴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狀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滂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註松之以為援稱龍伯高之善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撤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朱子曰馬援之言自可為法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聞而以為戒乎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

原注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注全云丹青二字見王莽傳○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東觀漢記二十四卷隋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劉珍居首其稱東觀者范史竇章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

東漢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在焉故以名書
此書僅有本朝姚之駟蒐集八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所載重為
補輯分二十四卷此詔載光武紀中案曰此詔見文選李善注范書不載未
知何時所下今案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之漢書九十九王莽傳下明
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注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也丹青之信言明者也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
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
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
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何云虛誇大論元圻案光武帝紀
帝每旦視朝日昃迺罷數行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迺寤皇太子承問
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
我自樂此不為疲也明帝紀帝諱莊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
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今本東觀漢記帝紀一
帝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
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
臣孝子義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嘗連日皇
太子嘗乘閒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

思慮養精神帝答曰我自樂此

謝承父嬰

閣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嬰漢尚書郎徐令弟承

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

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

急因得開覽原注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漢尚書作詔文

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書若今尚書作詔文原注見周禮注案春官御史掌贊書注王有尚書郎乃今中書

舍人原注見通典閣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

得陽曲傳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永樂開揚州刊本初邵陽曹全碑

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冠亂亡失矣惜哉何云閣謂聞之

傳山謝承後漢書永樂開揚州曾有刊本毛斧季以為必不然全云傳青

主徵君非妄語者然即有刊本亦必偽書集證隋志正史類後漢書一百
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續漢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
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通典職官門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自永淳以
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
廷感選諸官莫比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大略黃瓊

謂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元圻案

鍾離意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為尚書僕射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臣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臣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營邪女謁或邪苞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又黃瓊傳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順帝三年大旱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臣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注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兩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幸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諍請以身塞無狀也又即魏傳魏條便宜七事曰魯僖遭旱修政自飭注引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政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諍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齋南郊雨大澍也俱引考異郵而文不同成湯六事章懷於鍾離意周舉傳注俱引帝王世紀故厚齋以出荀子正其失

郵憚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

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元圻案後漢書汝南西平人也理韓詩嚴

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憚仰占元象謂漢必再受命西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神器有命不可虛獲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感哀取之臣天還之臣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即收繫詔獄猶以憚據經識難即害之會赦得出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元圻案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弟丕字叔

陵性沈深好學兼通五經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袁宏後漢紀安帝永初三年魯恭年八十餘終于家弟丕以篤學質直稱仕至侍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決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其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君不正正民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

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說之道必明慎刑罰故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
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况使為禮義乎通鑑亦不載此策四
庫全書總目編年類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宏字彦伯陽夏人太元初官
至東陽太守事迹具晉書文苑傳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何云善論全云文之卑亦不
特以立傳故○元折案東坡與

王序書曰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
况其下者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

省分矣元折案後漢書陳忠傳今之三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
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三國

志魏蔣濟傳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書論之通典職官三門下省後
漢謂之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或謂之門下
省後魏尤重唐六典一初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置尚書於禁中
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
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為端揆之長明王氏整震
澤長語上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
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以失職矣魏武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
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康晉以
後天子以中常侍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
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為

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
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
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自注一說漢武帝游晏後庭
尚書始重又曰宣帝時霍山鎮尚書上令吏民奏事不關尚書其後奏封事
輒下中書令則西漢時中書已重於尚書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

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閩按高
忠憲言

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
上無事不為我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我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
在天地間週三光敝萬物而常存此蓋答朱平涵居鄉書余謂今之居鄉為
劉勝易為杜密難○元折案陳遵字孟公張疎字伯松註已見上卷後漢書
馬援傳杜壽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
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臣誠兄子書奏免保官龍伯高名述亦京兆人
為山都長由此擢零陵太守黨錮傳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為北海相
去官還家每謂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
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
對曰劉勝傳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
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
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胡氏讀史管見四或問

劉勝杜密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為鄉里之式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遇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何云亦因論其事而述其言爾○元圻案魏書釋老志後漢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帝緘於蘭臺石室後漢書襄楷傳楷字公矩平原臨陰人上疏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思愛精之至也天神遺臣好女浮屠曰此德華囊盛血遂不眇之其守一如此今陛下姓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四十二章經曰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宿矣又曰天神獻玉女於其佛佛曰此是華裳盛衆穢身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

句為對白閒猶黃閒也注云弓弩之屬御覽三十四十七

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為鵠原注非禽名也○元圻案章懷

注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鵠謂鳥也文選西都賦注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白鵠黑鵠各一雙何義門曰今以揄文竿例之當以後漢書為正

東都賦正予樂原注依識文改樂為大予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

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案五臣註張銑曰雅樂正樂也亦誤原注五臣本改為雅

○元圻案文選注東觀漢記孝明詔曰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其改郊廟樂曰大予樂樂官曰大予樂官以應圖識又顏延之曲水詩序大予協樂注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予樂官案今本東觀漢記此詔在永平三年八月書錄解題總集類文選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德施撰唐崇賢館學士江都李善注北海太守邕之父也又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祚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註五臣者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也後人併與李善原藻合為一書名六臣注

范氏施御班固東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

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襄二十四年范宣子曰

昔句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
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
御龍見昭二十九年左傳非禹也何云豈特非禹晉主夏盟始為范氏也又云范氏注引孟子吾為之范氏馳驅元圻案孫宣公孟子音義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者

文選鮑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

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

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元圻案後漢書崔寔傳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東觀漢記袁宏後漢紀亦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答楊直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

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閩按尉宗已謂潛夫論是臣觀見當時風政元圻案四民月令崔寔本傳不著其目隋志農家四民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朱氏禮義考附見於禮記之後謂此書雖佚而齊民要術太平御覽中所引特多尚可据

拾成書寔本傳載政論曰景帝元年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臣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臣嚴致平非臣寬致平也唐王志愔應正論曰崔寔政論云為國家者以嚴致平然則稱嚴者不必論條越制凝網重罰在於施彙括以橋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赦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啞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唐太

宗之言蓋出於此原注兒與人同如以可人為可兒全云十一字是正文閩按潛夫論引諺曰一歲載赦奴

兒噫嗟奴恐是好字之謫元圻案范氏祖禹唐鑑三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啞夫養狼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此二句用東坡剛說龐萌為人遜順而光

武以託孤期之不惟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

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

哉元圻案後漢書劉永傳龐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

不及萌萌臣為延諧己自疑遂反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令以物色訪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不答口授曰君房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呂成公重修釣臺記曰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况之觀與侯霸尺牘廟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騰騰未能忘邪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

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何云東漢三公莫如袁安次之者李固也楊才識非袁李比又

云彼執國命於季桓子孔子行之 閣按鄧隲梁商雖外戚而皆賢史稱隲辟楊震於幕府天下復安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良輔未可為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元折案後漢書鄧隲傳隲女弟為貴人隲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又梁商傳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廷陽嘉元年女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特進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又楊震傳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隲聞其賢兩辟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李固傳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固之子也固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梁商請為從事中郎沖帝即位以固為太尉 胡致堂讀史管見四謂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少味也朱子綱目取之

去過是殊少味也朱子綱目取之

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

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全云明末陳繼儒弟子有此氣象見黃梨洲思舊錄不知繼儒何以得此○元折案袁宏後漢紀靈帝建寧二年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嘗止陳國文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為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乃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泰善之 黨錮傳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荀爽常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荀爽淑之子有列傳又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年修誣言鉤黨坐繫獄事釋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 黃梨洲思舊錄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以諸生有盛名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工賈倡優經其品題便聲價重於一時余入京過之於西湖畫船三隻一頓襦被一見賓

客一載門生故友見之者雲集余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答拜乘一小輪門
生徒步隨其後天寒涕出藍田叔即以袍袖拂拭之

中平中平何本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

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

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元折案洪氏隸釋十五

平二年立考其文則縣令寧陵君承昆陽喪亂之餘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

班董科例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東郡王瓌承濟陰華林優卹

民隱為之立約自是之後吏無苛擾之煩野無愁痛之聲衛彈金石錄作

街彈周禮里宰以時合耦于耒注云耦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隸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

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

與並為仁矣何云長者之言閣按于禁斬平昌穉時穉已降源懷

章傳章還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迺請太守為設

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

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

無私望風畏肅三國志魏于禁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穉復叛遣禁征之

禁攻穉穉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穉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

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穉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穉決隕涕而

斬之魏書源懷傳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于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為

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

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

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

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涕而已無以對之已而表劾尼

須裴松之曰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為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布

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眾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如惡盜宜哉

呂成公史說曰蘇章源懷與故人飲酒似乎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刻薄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

謂精舍也文選任彦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

事五臣謂寺觀謬矣集證華陽國志大江自渝堰下至捷為有

五津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皆

謂讀書之所自晉武帝太元六年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

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元折案後漢書姜肱傳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

也肱二弟仲海季江俱巨孝行著聞嘗與季江謁郡遇盜欲殺之肱兄弟爭相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曰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還所掠物肱不受注精廬即精舍也又儒林傳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計注精廬講讀之舍文選李善注劉瑤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始安太守昉為范雲求立太宰碑表曰精廬妾作必窮鐫勒之盛善注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許又黨錮傳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檀敷字文有山陽瑕邱人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宋吳曾能改齋漫錄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幼奉佛法立靜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靜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之精舍授講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為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子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子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江表傳云云見吳孫策傳注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詰之風漢郡國之條教

如此原注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全云原注是正文何云古人不拘今在所避○元折案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

世孫也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為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三國志魏王脩傳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舉孝廉脩讓原融不聽注引融集有答脩教云云

孝女叔先雄何云雄蓋雄字傳寫之誤女兩名雄無義理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

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原注疑即終字楚道有張帛

元折案後漢書列女傳孝女叔先雄者犍為人父泥和墮滿水物故尸喪不歸雄乘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水經注三十三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詣巴郡沒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又引益部耆舊傳曰張真妻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真手于灘下出時人為說曰符有先洛楚道有張帛者也此條引水經注作光終光洛蓋古今本傳刻不同耳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

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
向奴論棄茂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
兩端禿翁即天翁也其謬甚矣元折案南向奴傳論曰實憲

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此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茂天公
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注曰言實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
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亂緒滋生孽我南北俱存即是並恩兩護以私已福
斯則棄茂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
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博史直筆時復存其質言也
惠氏棟後漢書補注李殿學曰天公非謂天子猶太公耳王慤曰注引
老禿翁禿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唐書章懷太子傳太子賢
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詔集諸儒左庶子張大安沈馬劉訥言洛
州司戶參軍事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後漢書
晁氏讀書附志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劉放撰放字贛父其書
已佚畧見於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婆樂神以五月時迎伍

君傳云迎婆婆神誤也元折案古文苑八載曹娥碑曰孝女曹
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撫節按歌

婆婆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後漢書列女
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
江沂濤迎婆婆神溺死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
江而死注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
才尚先使魏朗為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問碑文成未朗辭不
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

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文選取此碑獨無

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

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全云中郎之晚節如此其言
豈能不謬但其熟知典故則

實有可採者耳元折案後漢書郭太傳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
皆有懃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又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一履司
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靈帝圖畫廣及黃瓊於省內詔蔡邕為其
頌云注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
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敷股肱元首代作心膂
天之蒸人有作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魏魏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
佩其綬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龍極貴功加
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范蔚宗贊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

章雖埋據正或挽又曰瓊名夙知累章國疵是瓊非廣所能幾及邕作頌而無所軒輊故王氏譏之 蔡邕傳王允收邕付廷尉邕乞黔首則足繼成漢史允曰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帝左右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子要畧篇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

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荆楚歲時記注云後漢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翹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據左傳及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之事案周禮甸烜氏仲春以木鐸巡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元圻案周舉傳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博學洽聞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遷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云云注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威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篇云晉陽無竹

事不可信 闕按無論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之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鄉在隰城縣今汾州府○元

圻案後漢書郭伋傳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滴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東南流東觀記曰郭伋字細侯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謝而發去史通暗感篇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辨黃氏叔琳曰史記趙世家母邱剖竹得朱書又貨殖傳山西鏡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 酉陽雜俎衛公言此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其寺網維每日報竹平安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况 注王音肅為大司徒

原注二十七年薨 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况章和元年

為司徒謝承書誤也 何云注王姓音宿○元圻案後漢書虞延

巡路過小黃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帝善之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况辟馬注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哀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

況為司徒謝承謂永平十五年王況尚為陳留太守亦誤也章懷引之而不正其誤何歟 永平明帝年號章帝十二年改元章和是年丁亥上距建武二十三年丁未實四十年 玉篇金玉之玉點在中畫之下音宿者點在中畫之上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亦眉桀

也明帝即位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案二句本公羊傳文

豈代言者所為哉元折案後漢書鄧禹傳光武即位於鄗拜禹為司徒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惶惶無所依歸宜且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通鑑載此詔亦作亡賊桀也惟宋溫革隱窟雜志引李漢老云古者詔令多矣天子自為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相如視草而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亦眉桀也使臣下代言其敢為是語乎厚齋作亦眉蓋本此明帝紀即位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大萬里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章帝建初七年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為來哉唐鄭亞李衛公集序云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詩感興謂晉史自

帝魏後賢盡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元折案晉書習鑿齒傳鑿齒字彥威

襄陽人桓溫觀觀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世說注習鑿齒著論曰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眾哉朱子感興詩第五首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原注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漢為正統原注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案此論本唐庚國雜事上篇權將何辭以對何云宋書天文志曰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全云此亦扶漢之言耳其後月三犯心大星

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

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

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

而魏吳無他案此論本唐庚國雜事上篇權將何辭以對何云宋書天文志曰案三國史

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全云此亦扶漢之言耳其後月三犯心大星

而魏明帝殂吳蜀無他榮感逆行而吳主殂蜀魏無他總之均稱帝王亦均應天象耳。○元圻案三國志蜀黃權傳注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榮感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魏文帝紀黃初四年三月癸卯犯心中央大星晉書天文志占曰心為天王位王者惡之昭烈以是年四月殂於永安宮余兄靜軒先生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下以為楚昭當之是以日為楚昭也豈正統在楚乎專諸刺王僚白虹貫日是以日為吳僚也豈正統在吳乎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偶中者有之可盡信乎蕭山王穀騰曰宋藝祖以受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為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為偽讀二書者當論其世

邵公濟名博康節之孫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

域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

意氣所同欲持尺筮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

容何云世豈能容似人不能容武侯矣詞不達意老生語何足疏錄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

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

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

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原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籌筆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誰叟作降牋公濟之文蓋果州作何云詩欲兼具勸懲至此二事豈復可以對言放翁之意卑矣且請降鄧艾周為之勸其書則卻正所造也閣按降牋實出卻正之手方樸山云降牋出卻正而定議乞降者譙周也○元圻案蜀卻正傳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

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

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

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何云溫庭筠五文原落句云象牀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蓋亦憾天道之不可知也集證世說注引華陽國志云龐士元卒年三十八杭氏諸史然疑唐子西文錄謂龐德公以孔明為卧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此說魏鶴山採入經外雜鈔蓋未審讀統傳也傳明云統死時年三十六先主拜統父為議郎亮親為之拜則亮實以兄事之○元圻案三國志蜀法正傳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昭烈取蜀實用其策昭烈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征孫權敗績孔明歎曰

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又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諸葛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親待亞於亮統隨入蜀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又譙周傳周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向楊雄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唐子西說頗近理孔明拜士元父未足為齒少之證魯肅謂呂蒙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是齒長亦有拜友父母之禮譙周之孫登仕晉死梓潼之難可謂克益先人之德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

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原注太平御覽

引要覽云見四百六卷集證隋志儒家要覽十卷晉郡儒林祭酒呂竦撰唐志五卷今佚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畧也在易師之上六

曰小人勿用何云魏延雖雄猛不可專任且蜀兵少分則不可以臨敵矣若得韓信又已定關中固當別有用奇之時○元折案蜀魏延傳注魏略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與羣下計議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而逃走橫門即閣與散民之粟足周食也此東方相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

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故不用延計諸葛傳附載陳壽奏上亮集表曰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魏書毛脩之傳脩之謂崔浩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為諸葛門下書佐得越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史通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蓋即謂此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

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模遠矣

閣後後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發哀三日李邕上疏比之呂霍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毫髮○元折案魏司馬師廢齊王芳而立高貴鄉公髦司馬昭弒高貴鄉公而立常道鄉公璜至司馬炎廢陳留王奐而自立吳孫綝廢亮為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濮陽興張布廢休太子寧而立孫皓呂成公史說曰諸葛亮治蜀規模死後猶足以維繫二十年以劉禪之庸而蜀不亂只緣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模有以維持之也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

武功西十里馬家塚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

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以上水經十八卷渭水又東逕武功縣北注文此可以裨武侯傳之

關晦翁欲傳未畧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何云此謂南軒所論武侯傳

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

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

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

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

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

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案此朱子答何叔京書語見文集○闕按張南軒有

諸葛武侯傳一卷何云思遠于景耀四年以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衛將軍事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至六年冬亡國其任事未久而董厥闕字

位皆在其上所謂任兼將相者恐未悉當時勢也姜維畧言之而後主不納

逃讒者中思遠以為主壻亦蜀之官之奇也必入乎武侯之克肖固難吾

所惜於思遠八歲失怙未更軍旅不知主客殊勢失在宿衛不習戰之兵

櫻既入死地之強寇既不早納黃崇之言又不能憑城持重以挫其鋒一敗

塗地國勢崩解有如干寶之云云案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

方橫山云畢竟朱子所見為是南軒兵敗之言絕不為乃翁地米全云海

翁以下當另為一條○元折案水經注十七陽溪水上承斜水自斜谷分注

綏陽溪北屈陳倉入渭故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險溪

水縱橫難用行軍昔羅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所治此道以向陳倉足

以板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也又二十七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

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

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

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曲筆云：陸

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

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元圻案：諸葛傳，建興九年，亮

馬宣王尋亮於園城，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

向宣王病之傳，又云：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

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

抗，吳亡入晉，事迹具晉書。本傳：隨書經籍志：古史類晉紀四卷，陸機撰。唐

書藝文志雜傳記類：郭沖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惜乎其書不傳。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

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

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

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元圻案：玉海一百四十二兵制陣法

門薛氏曰：圖之可見者一在沔陽之

高平舊壘，注：郡縣志在興元府西縣東南十里，武侯壘石門為圖，一在新都

之八陣鄉，注：郡縣志在城都府西縣北十九里，寰宇記在縣北三十里，軍彌

鎮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注：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虎翼握機衝

陣之法，本諸侯方圓北牡衝方置車倫雁行之制，又案：陣圖有二，在魚復云云，成都圖

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興元志：西縣亦有之，則八陣圖有四。杜

詩箋：嘉話錄云：王武子曾為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八陣圖，其張

翼舒焉，形如鵠，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巴蜀雪消之際，大樹十圍，枯

槎百丈，破磴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雪奔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

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故。是者

垂六百年，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為元德效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

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

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

止殊魏元成徐鴻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
 之易地則皆然元圻案龐統傳賴川司馬徽有知人鑒統弱冠見
 徽徽採桑於樹上統坐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
 異之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
 德公語也宋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
 入城府躬耕田里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不令止司馬德
 操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劉肅大唐新語曰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隋末
 為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唐大行人人齒關錄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
 地策一篇於李密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
 獨夫號令天下密心異其言以書招之鴻客海味林野莫知所之文苑英
 華六百八十八載李密招徐鴻客書云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引領瞻望拂席
 相待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閻伯才陰平橋詩云魚

貫羸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何云鄧艾之深入固曰
 徼幸然非羸師也宋詩

用字不穩類此 方樸山云李特已言之老泉亦云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
 師可以坐縛○元圻案魏鄧艾傳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又糧
 運將困頻於危殆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
 至江由蜀將馬遵降 老泉語見權書心術篇 陸放翁望劍閣感蜀亡事

詩云自昔英雄有屈信危機變化亦逡巡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
 人亦閻伯才之意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

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

竟何為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

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

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

明扶之而不足全云書中再引說齋此語豈徒感季漢也痛崖山
 耳○元圻案鄧艾傳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

諸君賴遺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
 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 晉書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曰七十老公反欲
 何求 蜀譙周傳鄧已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周上書曰易曰亢之為
 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竟辭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
 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弟而求授人子雖不肖
 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 唐呂溫武侯廟記曰夫民無歸德
 以為歸撫則思慮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

平無政王莽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賜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不可得也
 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后乃欲開興國振絕緒諭之
 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說齋之論蓋本於此宋史紀事
 本末端宗景炎三年四月帝崩年十一陸秀夫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帝
 遷居新會之崖山崖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
 以自固帝易祥興二年正月元張宏範至崖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
 塞海口則我不能進盡退往據之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
 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乃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
 陣旋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围起樓棚如城堞為死計人皆危之且出
 北淺舟膠不可進宏範雖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
 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載茅茨沃以膏油乘風縱火焚
 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藝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
 在元軍中宏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宏
 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命
 之天祥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宏範復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
 亦無叛者宏範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掘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
 泄兵士大困二月宏範乃四分其軍令諸將曰宋舟西巖崖山潮至必東急
 攻之世傑南北受敵兵疲不能復戰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
 潰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
 欲帝至其舟中秀夫恐來舟不得免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
 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

義

職
下字無

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帝年九歲世傑葬之海濱
 世傑將以廣風風文作趙士勳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趙士勳曰我
 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
 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太饗
 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篡漢也哆然

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原注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柏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

來又云可不及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元折紫
 魏辛毗傳注世語曰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甥夏侯湛為其傳曰憲
 英聰明有才鑿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
 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
 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氏其不昌乎魏文紀
 建安二十五年改為延康元年七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謀父老百姓于
 邑東注魏書曰設伎樂百戲孫盛曰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
 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証先聖之典天心喪矣
 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下世之期促也魏文紀注魏氏春秋曰帝
 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晉傳元武帝泰始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

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見晉書本傳然則放曠之風魏文

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

禮遂至苦節蓋指黨錮諸人也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

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羣亡漢荃蕙化為

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傳元之言得之何云或以爭九錫建國自殺豈

可擠之附曹之列南宋人有持論太峻而反使亂臣賊子法無可加者此類是也然其病皆生於讀書不詳考本末閻按竊以鍾皓之孫繇亦然○元

折案程氏遺書十八劉元承記伊川語曰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

契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

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

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虛無而無禮

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

故隋唐混一天下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君臣

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

五代之亂註云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唐柳冕與權德輿書曰後漢

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義門謂厚齋持論太峻非也案三國志

荀彧傳注世之論者多議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由雖晚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

句刑事見晉書范蜀公策問見宋文鑑曰律之例有八以准

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集證律疏以者與真犯同准者與真犯有間皆者不分首從一

等科罪各者彼此各同科此罪其者變於先意及者宋莒公名庫封曰

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闕按朱子解曰謂子不從父不

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力可供而不

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元折案通鑑魏明帝紀太和三年初魏文侯師

相

李悝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又詔陳羣劉劭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十餘篇於正令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法家書之存於今者惟唐律為最古周顯德中實儀因之作刑統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上謂宗衮嘗言律云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亞六經之文也宗衮謂宋莒公也謝朓謂謝安為宗衮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鬻巨姦之鏗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母邱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今亂

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全云以不附司馬氏而死者尚

有若李豐張緝夏侯元許允之徒王經則死於成濟之難其後嵇康亦以不附見殺又云王凌索反釘之事必出晉史之誣通鑑亦誤采之又云隋史於尉遲迥以其名臣不加甚貶然亦僅矣元所崇魏王凌傳凌字彥雲太原祁人叔父允正始初凌都督揚州軍事外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三年春吳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司馬宣王乘水道討凌大軍掩至百尺凌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宣王送凌還京都凌飲藥死母邱儉傳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儉都督揚州揚州刺史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儉以計厚待欽投心無二遂矯太后詔罪狀司馬景王舉兵反大將軍統兵討之欽遁走儉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部民張屬就射殺儉欽亡入吳諸葛誕傳誕字公休琅琊陽都人誕都督揚州以王凌母邱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甘露三年徵為司空誕愈恐遂反車駕東征大將軍胡奮斬之鄭漁仲通志自敘曰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甚者梁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王凌諸葛誕母邱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宋劉劭劉劭之徒含冤九原史通曲筆篇云漢末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邱儉齊與而有劉秉表黎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云云三國志王凌傳注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棧屬與決曰行

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晉史蓋出於此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集證北史文苑傳

序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抱朴子極言篇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皆本萬機論元圻案魏蔣濟傳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文帝踐阼濟上萬機論帝善之歷官領軍將軍封昌陵亭侯遷太尉唐王傑自名其集曰麟角集亦取蔣子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臧下不如朱

全昱謂之正閣按正即貞可乎元圻案晉書宗室傳安平獻王孚宣帝次弟也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

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温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五代史梁家人傳廣王全昱太祖兄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進之呼太祖曰朱三爾賜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太祖不悅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原注

謂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方樸山云宋人謂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此王氏所云俗語元圻案此詔見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九原注上句亦御覽本文張文潛明道雜志曰錢穆父嘗言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故錢公每饗客致饌皆清要而不繁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

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全云文定之贊未妥深寧之言亦未覈林宗幼安使遇治世非不臣不友者也少非漢人將別有一天地乎元圻案魏志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廬於山谷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以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皇甫謐高士傳曰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嘗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後漢書郭太傳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少非漢人即賢者避世之謂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鄴鄩

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鄴見何經

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于鄴權曰

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見孫權傳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

漢儒不及也集證唐志雜史類虞溥江表傳三卷元圻案通典四十二禮二註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

壯後自以居非土中不脩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為吳始祖以配天案陸機辨亡論謂權遂躋天位鼎峙而立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孫權本傳太元元年權祭南郊還寢疾通典之說為得其實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

稱說天命案魏畧云爾見魏武紀建安二十四年注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

曰權亦漢賊也何云其論畧本于裴世期元圻案吳諸葛瑾傳注裴松之曰關羽揚兵汚漢志陵上國雖匡王定霸

功未可必要為聲威遠震有其經畧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謂前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朱子語類學者皆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權之為漢賊也若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王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頓得起時便與他壞倒如龍取關羽之類是也

諸葛恪恪字元遜瑾之子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原注

亦見通鑑文偉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

四十一漾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元圻案吳諸葛恪

況字下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李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虞喜曰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士馬探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與來敏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最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竝而載之可以鏡機於後永為世鑒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喜少力操行屢徵不起專心經傳為志林三十篇唐藝文志何承天姓苑十卷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事見襄公三十年陸遜之薦淳

于式有晉祁奚之風事見襄公二十一年吳安得不興乎元圻案吳嚴峻

檄

傳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張昭進之於孫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呂蒙傳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陸遜傳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

免元圻案堅單馬行峴山為黃祖軍士所射殺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遇客為客所害俱見本傳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撤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峻統甘寧等在津北為張遼所襲權乘駿馬越橋得去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

之斷事見昭公五年吳之賢君也全云其後亦一庸主耳元圻案孫休傳永安二年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

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鈞斬權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休聞綝逆謀隱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休綝所立也漢高祖赦李布見漢書本傳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

比之无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

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何云於時吳之舊德盡矣權之悖尤在和霸交

構之會耳元圻案諸葛恪傳注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見卧内受詔床下傳曰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恪恥城不下忿形於色由此衆庶失望怨黯與矣孫峻因民之多怨構恪欲為變與亮謀置酒請恪酒數行亮還内峻起如廁出曰有詔收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

吳築涂塘赤烏十三年晉兵出涂中武帝紀涂音除廣韻涂直魚切集韻音除水名與滁同

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棠九域志真州六合縣楚之堂邑也堂邑涂塘即此今名瓦梁河

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原注或以滁塘音塗誤也元和郡縣志滁

州即涂中集證王氏地理通釋薛氏曰滁和州六合間有涂塘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斷涂作塘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瓦梁堰有

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治六合瓦梁堰即涂塘也晉書武帝紀瑯琊王由出涂中元圻案滁州屬淮南道今元和郡縣志二十四一卷全缺此條可補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此桓十二年左傳文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元圻案魏齊王芳紀嘉平四年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恪傳恪遂有輕敵之心明年春復出軍圍新城連月不拔孫峻因民之多怨遂殺恪

史通雜說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晉裴啓撰世說宋劉義慶撰

搜神記晉干寶撰幽明錄劉義慶撰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陽秋

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原注曹嘉之平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

秋。案知幾自注云劉遺民曹續皆于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又論贊云唐修晉書作

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

叢冗最甚集證舊唐書房元齡傳貞觀十八年元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來濟陸元士劉子翼令狐德棻李

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述以藏榮緒晉書為主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綺艷。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歷代之史惟晉

舊憲批

查字例及甚可以無幾然其多未吾木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至多者以子子孫曾孫同胞兄弟同

胞兄弟子子皆唯編の官書其同胞兄弟

之孫益多唯編官書明文及之翁者隣

既承前元事祀而原第元圻之胞姪孫例

不准編官書仰印傳介傳の氏書送

試可也此故

云莊子

言則可求諸實

楚莫教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此桓十二年左傳文諸葛恪東

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元圻案魏齊王芳紀嘉平四年詔征南大將軍

王昶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恪傳恪遂有輕敵之心明年春復出軍圍新城連月不拔孫峻因民之多怨遂殺恪

史通雜說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晉裴啓撰世說宋劉義慶撰

搜神記晉干寶撰幽明錄劉義慶撰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陽秋

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原注曹嘉之干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

秋。案知幾自注云劉遺民曹續皆干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又論贊云唐修晉書作

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

叢冗最甚集證舊唐書房元齡傳貞觀十八年元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來濟陸元士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述以臧榮緒晉書為主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綺艷。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歷代之史惟晉

叢冗最甚可以無譏然其多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至於取澆約之說誣元帝為牛氏之子之類亦不可不辨

李華作蕭穎士集序云君謂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音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原注謂晉紀論

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元圻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曰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王化始於閭閻干寶述文王脩舊德而惟新其命繼及妃后躬行四教化天下以婦道蓋隱痛晉之亂由賈后始也故蕭穎士謂近王化根源。文選注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詳論切中咸稱善之。唐書文藝傳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華文詞辭麗少宏傑氣頽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而華自疑過之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

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

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史通雜說篇所云莊子

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

二五

史通

卷之十一

二五

二五

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况作史乎原注豫章記見藝文類聚

類載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及吳平此氣愈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象緯問曰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得玉匣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耀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變為龍逐視之見二龍相隨逝區
○元折案莊子外物篇車轍有鮒魚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文選賈誼鵬鳥賦鵬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況說非當燕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為煩冗祗穢篇籍蓋無取焉 晉書張華傳載劍事與豫章記同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

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讀史管見乃謂

元帝冒姓司馬過矣何云休文晉書雖不傳而宋書符瑞志中尚存此說○元折案宋書符瑞志宣帝有寵將

廿三日題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

賦賦得所寶惟賢得賢字

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獻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自註云王劭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琅邪國姓牛者與夏后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獻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獻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 舊唐書元行沖傳曰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為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迹以後魏昭成帝名捷繼晉受命考校謠讖著論以明之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廢馬充多潘尼為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

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况作史乎

原注豫章記見藝文類聚
類載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及吳平此氣愈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象緯問曰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得玉匣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耀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變為龍逐視之見二龍相隨遊區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

奇說以証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讀史管見乃謂

元帝冒姓司馬過矣何云休文晉書雖不傳而宋書符瑞志中尚存此說○元折案宋書符瑞志宣帝有寵將

牛金屢有功宣帝作兩口楹一盛毒酒一盛善酒自飲善酒毒酒與金飲之即斃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馬後有牛宋元帝母夏后妃與琅邪國小史牛金私通而生元帝魏書僭晉司馬叡傳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琅邪武王佑佑生恭王觀觀妃夏后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晉書后妃傳贊曰呂妾變贏黃姬化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蓋隱指此事史通採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証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自註云王劭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琅邪國姓牛者與夏后妃私通生中宗因速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舊唐書元行沖傳曰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為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迹以後魏昭成帝名捷繼晉受命考校謠讖著論以明之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廩馬充多潘尼為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

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為乘輿箴見晉書
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為一

全云演蕃露程大昌撰集證隋志晉諸公贊二十一卷
晉秘書監傅暢撰御覽一百三十職官部引晉諸公贊曰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廢馬充多其後征吳得以濟事○元圻案演蕃露四衛文東心塞淵駮北三千心何預馬而著以為效也是與思無邪思馬斯俱正同一理也凡為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孽息故馬亦蕃庶也此由未觀本之論也晉郭展為太僕云云晉書潘尼傳尼字正叔岳從子補尚書郎轉著作郎為乘輿箴其辭曰王者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馬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獨闕之哉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箴中無序列郭展事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演蕃露十六卷續演蕃露六卷宋程大昌撰給輿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辨其為偽乃自為一編擬之而名之以演蕃露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潘尼乘輿箴亦見藝文類聚十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
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
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

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
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元圻案明穆庚皇后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聘為太子妃明帝即位立為皇后成帝即位羣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以憂崩贊曰拔筆廢主持尺威帝契濶終罹殷憂以莞庾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疾篤亮受遺詔輔幼主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義宗帝室近屬義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前宗室史臣曰亮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墮蕩見誅物議稱其拔本尺牙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梁書殷勤學博洽羣書官秘書監司徒左長史隋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安右長史殷芸撰陳振孫曰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非也今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齊殷芸撰則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鈔集或稱商芸者宣祖廟未祧時避諱也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
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

俯仰閒貧賤何必終案阮籍詩見魏晉春秋其有感於師

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追春秋之誅何云勸進者自鄭冲

若嗣宗代草尚未可擠之亂賊也畏禍操筆不得為大丈夫耳○元折案

三國志阮籍附見王粲傳注曰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嘗遊蘇門

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

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

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

曰日沒不周西云云又歎曰天地解分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

將何懷文選阮籍為鄭冲勸晉王賡注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位至

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

校皆詣府勸進籍為其辭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

賢亦希聖周子前已有此語矣閔本云元板前字上無周子

載夏侯湛閔子騫贊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

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摧辭流詠○元折案晉書夏侯湛傳湛字孝若譙國人

也幼有威才文章宏富泰始中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

曰子不嫌僕德之不功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

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案壯輿名羲仲筠州人秘書陳

忠肅名攅字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庚

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

杜延業共為之也全云折翼之說誠誣然蘇峻之難或前或却則

如陶公只是第二流人物○元折案晉書陶侃傳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

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王敦平還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蘇峻作逆京都不

守侃子瞻為賊所害温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

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

登率眾赴嶠而又追還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

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踰五月與温嶠庾亮俱會石頭

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初庾亮少

致討亮用温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拜大將軍

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

寇未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猶謂大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
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李龍是以遣母邱與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
敘於此長垂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
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薨時年七十六策論曰桓梅陶與曹識書
曰陶公機神明鑿似魏武忠順勤勞如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或云侃夢
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闢者以杖擊之因
墜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
自抑而止又庾亮傳先帝遺詔廢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
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出温嶠為江州以為聲援蘇峻與祖約舉兵反
亮不能制南奔温嶠推侃為盟主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
史論曰幸漏吞舟免論昭憲是庾宗之大幸非晉政之不綱朱子文集二
十乞加封陶威公狀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
其書凜凜乎若見其倡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嘗為予言
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
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闕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兵
居上流潛有窺窬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為志神之所
寓者為夢何自而知其然哉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陳郡陳留人也元帝
詔隱及郭璞命為晉史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
供其紙筆書乃得成杜延業晉書無傳唐書藝文志史部編年類杜延業
晉春秋畧二十卷

庚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論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

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
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是之謂知天原注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集
證西京賦昔者天帝說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

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鷄首注虞喜志林曰諺曰天
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哀江南賦以鷄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晉書
二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
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
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證也李德裕字文饒著貨殖論曰昔秦時得金策謂
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
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
人矣

何曾荀顛之孝論者比之曾閔案晉書何曾傳元著論稱曾
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

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
朱古稱曾閔今日荀何

不忠於晉非孝也顛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

及家顛之姦諛禍及天下

元圻案何曾傳曾字頴考陳國夏夏人徵拜侍中時曾與專政宣帝

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武帝即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性奢豪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幼為太宰驕奢簡貴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庶子遵遵子綏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遂誅綏又荀顛傳顛字景倩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顛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武帝踐阼進爵為公顛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顛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

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

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碁之於玉也

何云削山王是一時猶忿之辭全云強嵇紹

以出任則謬矣元圻案通鑑晉武帝紀咸寧五年杜預表請伐吳帝許之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美乎晉書山濤傳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

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守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言文選五君詠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嗜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于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翻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已沈飲誰知非荒宴蓋自序也其一則向秀王戎傳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性好興利每日執牙籌晝夜計算常若不足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

頭禍在夕陽亭一語上東門嘯浪悠悠攷之晉史

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纜四

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

原注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

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閻按壬辰為宋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才人賈氏為貴妃似道之姊也元圻案賈充傳充字公閭父遠任愷進說請充鎮關中充自以為失職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馬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於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

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就可寄懷對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最
因言充文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顛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既而
皇儲當婚遂不西行晉書載記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成都王穎
拜元海為北單于遂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入都蒲子永嘉二年僭即
皇帝位子聰遷懷帝於平陽從子曜臨長安愍帝出降元海名淵唐避高
祖諱故稱其字載記石勒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
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

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江默字德功崇

安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

有赦常謂非宜彪之字叔武彬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

於五代也集證案漢書文紀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

通鑑晉紀武帝秦兵既盛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

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

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元圍棋賭墅案通鑑仍

本傳網目刪元不敢復言乃命張元重請二句則圍

棋為張元乎謝元乎世說雅量注引續晉陽秋曰與

兄子元圍棋然二元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

以姓別之閩按網目刪去二句則圍棋愈是謝元方樸山云妙元

勝注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

王導之孫謚授璽於桓元謝安之孫澹持冊於劉裕

閩按澹先已與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原注無忝乃祖

謚齋冊詣姑熟閩按兒子詠有辨一篇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者淡焉虛止以

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祖晉
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出為承其先志也者不知其實不
爾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於周二章隱於戰國顯於漢初功臣陶舍
三章舍之子青為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章

實言長沙數德六章方挽到自己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子為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即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認作侃以此為淵明曾祖果真出於侃此襲公爵者方為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侃為淵明祖按晉書陶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惠和千里之語合依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或曰朱子亦稱淵明無忝乃祖賢於王謝後人子必苦辨之與近日傳占衡水初甲子辨謂陶十題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傳陶二致佳話一切將抹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胸次磊落隨意書年陶何必藉此為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後重也哉詠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元折案王導傳導孫諡少美名桓元將篡以謚兼太保奉冊璽詣元元篡封武昌縣開國公謝安傳安孫澹少歷顯位桓元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謚齊州到姑孰元熙中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東坡書陶淡傳後曰淡字處靜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淡曾孫中有潛淡高遠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蓋亦深疑之朱子歎嗣守之難可知南軒先生之論諸葛瞻未免過刻

桓元篡逆卞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汗簡全云此甚言亂賊之悖耳不然新莽歷追華胄其不能長世亦與元等片○元折案桓元傳元自以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于前世遂以一廟禱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秘書丞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胡致堂讀史管見曰卞承之之言所謂不能三年而察總功何輕重之勿審歟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

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死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

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馬是烏知蘭

艾鷲臬之辨全云譙登應傳而不傳此晉史之所以謬也○元折案忠義韋忠傳忠字子節年十二喪父裴秀弔之哀慟感

人歸而命子願造馬託行不見願為僕射數言之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怒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所宜行耶後任劉聰為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死又王育傳育字伯春劉元海之為此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為太傅又劉敏元傳敏元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隨行為盜所劫敏元請以身代盜曰義士也犯之害義乃俱免之後任劉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遷述箕子

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

木填海之喻案淵明擬古詩云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至深痛

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曰有晉徵士見

文選案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遠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與通鑑綱

目所書同一意案朱子綱目於宋元嘉四年十一月書晉徵士陶潛卒南史立傳非也

何云卒於宋代南史何嫌立傳管幼安不以魏志有傳貶其高○元圻案真西山跋黃瀛甫擬陶詩曰淵明春春玉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

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願讀者弗之察爾錢氏大昕曰淵明卒於宋時晉中興書未必立傳宋書入之隱逸著其不仕之節深得微顯闡幽之意若依後儒議論則前史既未有傳新史又不可傳必終於湮沒無稱豈通論乎又曰淵明立傳物於沈休文宋書南史特因其舊耳

策扶老以流憩歸去來辭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元圻

案後漢書周舉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元圻

淵明與子儼等疏頽川韓元長謂韓融原注融子濟北

汜稚春謂汜毓原注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汜幼春蓋避唐

成○元圻案南史隱逸傳潛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汝輩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頽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

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汝其慎哉後漢書韓韶傳韶字仲黃頽川舞陽人也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

境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句學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晉書儒林傳汜毓字稚春濟北廬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

人歸而命子願造馬託行不見願為僕射數言之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怒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文夫所宜行耶後仕劉聰為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死又王育傳育字伯春劉元海之為此單于育說頠曰元海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頠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為太傅又劉敏元傳敏元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隨行為盜所劫敏元請以身代盜曰義士也犯之害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遷述箕子

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

木填海之喻案淵明擬古詩云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至深痛

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曰有晉徵士見

文選案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遠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誅極其思致與通鑑綱

目所書同一意案朱子綱目於宋元嘉四年十一月書晉徵士陶潛卒南史立傳非也

何云卒於宋代南史何嫌立傳管幼安不以魏志有傳貶其高○元折案真西山跋黃瀛甫擬陶詩曰淵明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

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願讀者弗之察爾錢氏大昕曰淵明卒於宋時晉中興書未必立傳宋書入之隱逸著其不仕之節深得微顯闡幽之意若依後儒議論則前史既未有傳新史又不可傳必終於湮沒無稱豈通論乎又曰淵明立傳妨於沈休文宋書南史特因其舊耳

策扶老以流憩歸去來辭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元

案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注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并桔槔杓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陸璣詩杓木疏櫻枝葉似松栝櫟節中腫可作杖以扶老今靈壽杖也

淵明與子儼等疏原注穎川韓元長謂韓融原注子後漢有傳濟北

汜稚春謂汜毓原注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汜幼春蓋避唐

成○元折案南史隱逸傳潛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汝輩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汝其慎哉

後漢書韓韶傳韶字仲黃穎川舞陽人也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句學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晉書

儒林傳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

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 金樓子戒子篇引淵明此書作汎
稚春 涼有主簿沈稱見通鑑晉紀四十沈音凡

朱文公 答呂伯恭書 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願魯公一篇

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冀勝恥事

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

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 閩按淵明十題

甲子自 庚子始 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 案宋書潛傳郡

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嘗言 興與孤雲遠

五六此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興與孤雲遠

辨隨飛鳥泯 淵明雜詩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見廬山記集

不載 何云此詩唯見陳令舉廬山記中然已非全篇矣○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廬山記三卷宋陳舜俞撰舜俞字令舉馬程

人所居曰白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歷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

一歷官都官員外郎熙寧中出知山陰縣以不奉行青苗法謫南康監稅事

迹具宋史本傳舜俞謫官時與致仕劉渙游覽廬山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南

此山水之勝而渙舊嘗雜錄聞見未暇詮次舜俞因採其說參以記載者舊

所傳考據精博非後來廬山記勝諸書所及雖缺四五兩篇猶可寶貴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閩按風俗通義劄祖彬為汲令賜主簿杜

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疾尤詳于晉書○元圻案宋戴埴鼠璞云大率奇事

易失實虎石蛇蓋意義畧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

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雨下視知石復射矢

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頃愈

風俗通應彬請杜宣酒盃中蛇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

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樂廣事見本傳應彬事見風俗通怪

神篇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符堅載記同 元圻案四庫全書總

目子部小說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傳明胡震亨始

採諸書補作之稱敬叔彭城人起家小兵參軍元嘉三年為給事黃門郎太

始中卒其書皆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志所載相合 異苑三晉明帝嘗欲

肆赦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須臾去

帝竊異焉令人尋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宣傳已徧 晉書符堅載記上

曰其向蒼蠅乎諺曰欲人弗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唐歐陽詹暗室箴曰又有符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

松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

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

魏書何云韓通附建隆其類也全云韓通又是一例今宋史以周三臣

魏書已附康于七子傳晉史複書○元圻案晉書松康傳康字叔夜譙國鉅

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馬銓有松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

通鑑魏元帝紀景元三年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

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惡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異誣安不孝康為證

其不然鍾會譖康嘗欲助母即儉昭遂殺安及康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己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

之言昭之惡甚於師元圻案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

王芳紀嘉平三年注漢晉春秋曰母即儉王和關東軍敗各燒此走朝議欲

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是歲

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雁門新興二郡以為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本節

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元圻案晉書孝友傳劉殷字長威新

不見其齒齊王問辟之拜新興太守永嘉之亂沒于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

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

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元圻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曰晉之興

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

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孽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

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亮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

晉敗其一原注符堅滅其三原注李勢慕不可以清談議晉何

感慨深矣 閣按此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元圻案晉成帝紀咸和八年石勒遣使致幣詔焚之孝武紀太元八年符堅率眾渡淮遣謝石謝元謝琰桓伊等距之及符堅戰于淝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穆帝紀永和三年三月桓溫攻成都克之李勢降益州平安帝紀義熙六年二月劉裕攻慕容超尅之齊地悉平義熙十三年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 表紮齊邊防贊言論十事其論戰云晉之渡江國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輒焚其幣祖逖出鎮而河南復為晉土符秦南牧一戰而却之蓋強敵在前晉人朝思夕慮求勝敵之策所以能保其國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

孝靜帝閣本無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全

傷德緒之北行也。元圻案晉簡文帝紀先是熒惑入太微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却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長短本欲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耶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顧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於此因詠庾闡詩云遂泣下霑襟 魏書孝靜帝紀帝有孝文風齊文襄王嗣事甚忌焉文襄嘗侍飲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云云及禪位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宋史紀事本末帝熒德祐二年先是元軍既迫遣柳岳奉書如元軍既還陳宜中復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姪納幣不從則請稱姪孫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劉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足二月伯顏至臨安城時福王亦自紹興至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閏月帝及太后隨元軍北行元主廢帝為瀛國公見於大安殿尋命帝為僧全太后為尼於正智寺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案此祖逖說元

逖字士稚范陽道人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

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

及也全云亦以比宋之無失德而致嘆于姚弋仲王猛之不若則隱指夏

我死之後汝歸晉家竭盡臣節又前秦錄王猛寢疾堅臨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 宋史紀事本末帝

黑德祐二年正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按先是度宗時至漢陽軍王儀以城降權守張晏然都統程鵬飛以州軍降伯顏遣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以城降又以書招斬州管景模亦降陳奕以書誘其子嚴以安東州降德祐元年知南康軍葉闈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元兵至海州安撫丁順降知廣德軍令孤檠以城降元兵知常州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李可兩浙轉運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京湖宣撫司朱權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提刑清陽夢炎等降獨松關守將張瀟遁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潭州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云

一能特因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

墨池言之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

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

案羲之本傳無甘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時

苦二字此從通鑑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

藝云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元折案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司徒

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安在內外和因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通鑑晉紀穆帝永和二年羲之遺謝萬書曰以君邁履之肩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果敗世說言語門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肝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曾子固墨池記曰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教授王君書于楹間以榻之王君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容齋四筆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當世亦少其比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則一藝之工為累大矣胡氏讀史管見曰逸少議論不多見然皆有補於當時後世願推為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故君子慎所尚也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

者以人為輕重

元圻案史通模擬篇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李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晉書載慕容恪字宣英號之第二子號死即位慕容恪字元恭號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間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新憂方天耳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出淮南子

元圻案宣帝紀

唐太宗御製論曰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取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鏡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 呂氏春秋不荀論自知篇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推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 淮南子說山訓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淮南蓋本呂覽 梁任昉勸進箋感甚盜鐘李善注引呂覽

楊盛不改義熙

晉安帝九年改元義熙

年號其志

如陶靖節孰謂夷

無人哉

原注盛武都王何云王疑作代又云晉深傷宋季之無人也元圻案宋書曰胡傳畧陽清水氏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為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子駒始徙仇池晉安帝以楊盛為仇池公高祖踐阼進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

王以長子元為武都王世子武都王雖為蕃臣猶奉義熙之號盛謂元曰吾年已老當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元奉焉

袁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温之

九錫恥安在哉

全云此指葉李輩當立名節而不終元圻案文苑傳袁宏字彥伯性強正亮直雖被温禮遇至於辨

論每不阿屈世說新語八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虎表宏小字 王彪之傳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謂宏曰卿固才大宏可以此示人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遲迴宏從之温亦尋薨謝安傳使袁宏具州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温薨錫命遂寢文苑傳伏滔字元度平昌安邱人有才學少知名桓温引為參軍從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傳具載其文餘如謝安傳伯何以羞與比肩而厚齋稱之為知恥當更詳考 元史一百七十三葉李傳李字太曰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景定五年世祖南伐會憲宗崩世祖班師襄陽圍解費似道自詭以為己功益驕恣李乃與同舍生康棟而下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似道知書藁出於李嗾其黨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扁竄漳州會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即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云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

謝邈傳孝武多賜近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

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錫侍臣閣本云錫元板作賜

或文辭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

經帝重覽然後出之事見孝武紀此一事也晉書以為

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一誤閣按通鑑亦本晉書儒林傳

邈字茂度性剛嚴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賜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

儒林傳徐邈東莞姑幕人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孝武帝召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遷散騎常侍帝好為手詔詩章云云文與

通鑑同愚按謝邈所焚者乃已被賜之章故得毀之徐邈所刊削者似指賜侍臣者而言以徐邈常在西省侍帝故也且謝性剛嚴徐性慎密事亦各

肖其人似非一事不妨兩存晉書兩傳同有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時議以此多邈之文故厚齋疑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

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柝於江曰使彼懼而知

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考之吳

猶有死守之臣謂丞相張悌也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

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

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元所案杜預傳時帝密有滅吳之計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

之期帝報待明年預再上表曰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

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南史陳後主紀預明二年隋文帝謂僕射高頴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手命大作戰船人請

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柝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三國志吳孫皓傳天璽三年以軍師張悌為丞相注襄陽記曰悌字巨先

襄陽人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師衆三萬渡江迎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于蜀久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今渡江迎戰若或推喪則大事

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決戰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如子計坐待敵到君臣俱

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悌為晉軍所殺隋書韓擒傳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次于新林陳人

大駭其將樊巡魯世襲田瑞等相繼降之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為質若彌所敗棄軍降擒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

三十九

奴搗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王叔寶按韓擒即韓擒虎唐史臣避唐諱故去虎字

文心雕龍明詩篇謂江左篇製溺乎元風續晉陽秋曰正

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何云佛理疑當為元理郭璞

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

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元虛之習詩體一

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愚謂以下二十字闕本作小註今從何本何云景純蓋始變永嘉之體非孫

許之弊自景純始也集證蘭亭詩載宋桑世昌蘭亭考云元折案宋書謝靈運傳論在晉中興元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

彈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莫不寄言上德託意元珠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原之氣世說新語三簡文稱許椽條注續晉陽秋曰

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奇綜百家之言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元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

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三國志魏鍾會傳注王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

餘好老氏通辨能言正始中黃門侍郎缺晏議用弼補臺郎又曹爽傳晏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

聞喜人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璞作遊仙詩七章載

文選李善注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縷紱餐霞倒景餌玉元

都孫綽許詢晉書無傳王羲之傳云羲之雅好服食養生初度浙江會稽

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

義冠世與羲之同好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文選孫

綽遊天台賦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為章安令

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又江淹擬

許徵君自序詩善注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宏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

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

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

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百

-5 265 35 910" data-label="Text">

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

鑑者闕按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畢惟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為本異者惟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不入編年得之○元折案史通六家篇梁武帝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

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倣通史而取其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黃氏叔琳史通訓故補北史景穆十二王傳濟陰王暉業撰魏藩王家世號辨宗錄非科錄也常山王遵傳元暉常山王遵之後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為科錄起伏義迄晉宋凡十四代表上之子元云暉業者誤書錄解題別史類高氏小史一百三十卷唐殿中丞高峻撰本書六十卷其子迴分為一百二十卷蓋鈔節歷代史也司馬溫公常稱其書使學者觀之中興書目一百二十卷止於文宗今本多十卷直至唐末峻元和間人則其書當止於德順之間迴序但云分六十卷為百二十取其便易而已初未嘗有所增加也其止於文宗及唐末者殆皆後人傳益之非高氏本書

宋周朗有積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

目食之說皆足以倣世迷

元圻案宋書周朗傳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謹言朗上書曰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為積帶寶笥著衣空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溫公過書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豈非以目食者乎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山陽公卒於魏明帝青龍二年

陳留王卒於晉惠帝太安元年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

弒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

其跡自劉裕始元圻案通鑑綱目晉恭帝元熙二年六月劉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永初二年宋主裕弒零

陵王子秣陵又宋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宋蕭道成自進爵為齊王遂稱皇帝廢其主準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五月齊主蕭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梁弒宋巴陵王陳弒梁江陰王隋弒北齊介公闡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

帝不失為叔孫昭子元圻案通鑑綱目宋營陽王景平二年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於

吳六月弒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是為文帝元嘉三年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誅之謝晦舉兵反江陵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

戒昭昭矣

元圻案宋文帝為太子劾所執魏太武為中常侍宗愛所

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威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監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兩然也魏書太武紀論曰帝掃忽固本貽防始弗思乎老子上經儉武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儉武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葉少蘊

石林燕語

云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

為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誌墓

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

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

全云名瑗書

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

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

東漢誌墓初猶用執久方刻石

元圻案唐封演封氏聞見記王儉所著喪禮云施石

誌於墳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制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案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河東賈吳以為司馬越女嫁為荀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醜家穿旁作窞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用耳南齊書文學傳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歐陽公集古錄張衡墓銘其刻石為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又宋文帝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周益公跋王獻之保母碑云銘墓三代有之薛尚功鐘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蓋古者範銅精巧鏤以為器寔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不宿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潼居墓執先故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宅撫脫隸書而非鐫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執銘以四字為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碑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誌墓初猶用執久方刻石鮑興中子親見常州宜興邑中斷出靈帝時太尉許馱塚有碑漫滅惟前有百餘字可讀大畧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造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尚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執也宋祝穆事文類聚六十載事始曰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

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為王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誅故也遂相祖習魏侍中繆習製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王戎墓銘有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墳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元圻案南齊書張融傳融

字思光吳郡吳人也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列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何遠春清紀聞七上與蔡京論書良岳復台米帝至令書一大屏指御前端硯使就用之帝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

刻雕藻繪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

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元圻

案宋表裴楓窗小牘曰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梁書蕭子顯傳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封寧都侯梁天監初降爵為子撰齊書六十卷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讀史管見十二謂易之革曰順天應

人未聞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

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

之語蓋襲其誤原注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作移其子

又改北平為順天則兩京之名雷同矣以經義取士而經亡安得讀書人而用之○元圻案南史文學傳顏協字子和父見遠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易大有象傳應乎天而時行班彪王命論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俱有應天從人之語後漢黃瓊疏亦曰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又東都賦注引禮緯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於天則又在班氏父子之前惟李善注引革象傳亦作應乎天而順乎人實誤耳梁書武帝紀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

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

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元圻案梁書武帝紀中大

同九年詔曰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

是必有顛倒自今可通用足陌錢夢溪筆談今之錢數百錢謂之陌者借

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為鑄錢法至昭宗末乃

定八十為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陌輸

官仍用八十容齋三筆四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

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來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

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

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陌天祐中以兵亂窘乏

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

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

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以七十七為百公私出納皆然故省錢顧

氏日知錄曰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

也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

負汝事見魏書賈景興傳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

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元圻案岳珂程史十四喻汝

外郎偽楚之僭集議密者簪弁恒懼喻獨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掛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

亦一莽也方樸山云具一隻眼錢氏大昕曰此是公論善見歡所

關西非持平之論元圻案通鑑梁武帝紀中大通六年七月魏高歡引兵

渡河魏主西奔長安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十二月魏孝武

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

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由是與泰有隙癸巳帝飲酒遇酖

而死魏書出帝紀帝為宇文黑獺所害通鑑梁元帝承聖三年正月魏

太師泰廢魏主立其弟齊王廓四月泰酖殺廢帝又簡文紀大寶三年魏

承相泰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彞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

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

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闕按謂北史非北齊書案北齊書長賢無傳蘭艾混散甚矣原注長賢徵之父也○元圻案北史齊魏長賢傳長賢收之族叔也齊著作郎河清中上書譏切時政大忤權幸親故以張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以相規責長賢答書云云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符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

元圻案顏氏家訓慕賢篇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酒縱恣畧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高洋歡之子澄之弟東魏主善見武定八年廢魏主而自立改武定八年為齊天保元年北齊書文宣紀論曰帝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崔鴻後趙錄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勒弟既廢殺宏稱居攝趙天王大赦改元又前秦錄符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通鑑梁紀敬帝太平元年齊文宣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脩教政時人皆言主昏於上

政清於下北齊書楊愔傳愔字遵彥宏農華陰人

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武帝紀紫緋綠袍始於

隋大業六年元圻案隋書禮儀志七大業六年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

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通鑑注云自此文武官常服遂以為品色笏制詳于玉藻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此云執笏始於宇文周蓋古祇指笏於腰間不執之於手也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

淵以下二十九國此通志藝文畧之說通鑑晉安元興三年引

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全云方等二字出佛書元圻案通鑑引蕭方

蕭方等論綱目

等論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梁書世子傳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注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顏氏家訓風操篇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元帝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馬太平御覽六百十載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

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反覆誦之聽大悅三十國春秋今已不傳記此二條其人其書猶可得其歟佛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案事具晉書賈充傳及賈后傳隋之平陳

以楊素隋文帝開皇八年以楊素為行軍元帥九年正月滅陳其亡也亦以素原注立太子亡之元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立

素勣之力也其子孫闕本無孫字闕云敬業勣之孫今從何本增欲撲其燎可

乎全云敬業與元感同科深寧誤矣元圻案賈充納其女南風為太子妃太子即位立為皇后后弒楊太后殺太子通晉室遂亂劉淵稱帝懷

愍北狩楊素謫廢太子勇而立廣廣弒文帝而隋室以亡隋書楊元感

傳元感司徒素之子也襲爵楚國公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遂與諸弟

潛謀廢立誓眾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

顧破家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唐書李勣傳帝欲

立武昭儀為后訪於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勣子震震

子敬業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睿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

之敬業起兵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

論原注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元圻案通鑑隋紀恭帝義寧元年

李密襲興洛倉前宿城令祖君彥往歸之君彥珽之子也密移檄郡縣數

煬帝十罪君彥之辭也潛夫論愛日篇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

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制

王氏原注即王符傳注文也注云見陰陽書文苑英華六百四十六祖君

彥為李密檄洛川文曰大禹不重於尺璧光武不隔於反支唐李德裕丹

辰六箴亦云光武至仁反支不忌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

之忌見於此元圻案北史李渾傳渾弟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姊筆牘用之未逾晦朔遂

通急就內外以為非常兒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粟
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
未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元圻案南史劉峻傳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平原人梁武帝每集
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曾策錦被事咸言
已整帝試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自是惡之不復引見

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約嘗侍譙值豫州獻粟徑寸半帝奇之問曰粟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諫乃止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曰以是知漢文自謂不及賈誼賢矣通鑑隋紀煬帝大業九年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事正相類

李仲信虛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

所不取者皆小說也閣按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不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洵然然則通鑑果專取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書云繼序案李仲信虛

仁甫長子官著作郎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

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

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

代之樂其能久乎何云迂鄙無謂寶常之先見不逮房元齡

閣按不但房喬其父房彥謙亦具先見見隋書全云聞其樂而知其德寶常之所以泣也豈謂用古樂而遂可久元折案隋書藝術傳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妙達鐘律遍工八音常聽太常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大業之末其言乃驗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七房元齡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晏安論者以為國祚無疆元齡密告彥謙曰隋帝遠有天下不為後嗣長計混清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隋書房彥謙傳彥謙字孝沖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謂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性多忌起不納諫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推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徐楚金說文繫傳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

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走安步也而

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集證羅泌路史隨文帝惡隨從走改為

亦云釁殺裂落肉之名卒以隋裂終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

全云此有感於劉整之以蜀呂文煥之以蜀夏貴之以淮西並降於元也而當時中外諸臣遂不能自支也集證杭大宗諸史然疑考陳世高

宗百戰而百克後主一戰而即擒豈異人任失廟算也隋軍濟江魯廣達蕭
摩訶任忠樊毅諸人南北支離未戰輒潰使賀韓之眾不血刃而入臺有僥
倖焉固非其戰之力矣陳廷之上居槐衣者無納牖之忠秉麾鉞者鮮結纓
之節上書極諫乃一二先散之傳緯章華然猶不免悻悻焉力戰而死又僅
僅一隊主之楊孝辯父子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陳之所謂柄臣世臣者不聞
有一人可挂於忠義之傳嗚呼陳可謂無人矣深寧之論原其始造也○元
折案劉整以瀘州十五郡降元在度宗咸淳三年呂文煥以襄陽降在咸淳
九年夏貴以淮西降在帝顯德祐二年劉整驍將也貴似通行打算法于諸
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為贓私整疑懼遂降元蒙古既得整盡知國事虛
實南伐之謀益決全箋謂呂文煥以蜀當是襄陽之誤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於八年

閔按魏書北史並云絕言將垂一紀○案通鑑云帝閉口八年

至是乃言終身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

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元折案魏

書前廢帝

紀帝諱恭廣陵王羽之子帝以元又擅權因託瘖病絕言將垂一紀及莊
帝崩命朱世隆等以王潛嘿晦身有過人之量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
迫膽王遂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奉進璽綬二年齊獻武王廢帝於崇
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太昌初帝殂於門下外省晉書隱逸傳范粲字承
明陳留外黃人官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不言三
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寧為表祭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

凌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

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

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

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

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為趙鬼不為賊臣

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

魏樊城之龐息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

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

載如生其視叛臣

案臣疑當作君

要利者猶犬彘也

全云龐息賈堅似可不必

○元折案南史表祭傳祭字景倩洵弟子也祭鎮石頭時齊高帝方革命祭
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齊高帝遣戴僧靜向石頭斬祭及其

子最又褚彦回傳彦回與表祭受顧命輔幼主祭謂彦回曰國家所處惟公與劉丹陽及祭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齊臺建彦回曰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不許世頗以名節識之於時百姓語曰寧為素餐死不作褚淵生又沈攸之傳攸之字仲遠宋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齊高帝遣攸之子贛廢帝剗之具示之攸之曰吾寧為王凌死不作賈充生遂起兵破與子文和自經死 陳書魯廣連傳廣連字通覽後主即位徵拜侍中賀若弼攻敗諸將乘勝燒北掖門廣連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痛哭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乃就執入隋以憤慨卒江總題其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晉書符登載記登討姚萇馬廂郭質起建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素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 載記又稱郭質為鄭曜所敗遂歸於萇萇以為將軍反頗事仇亦一陳琳耳似不足以廁諸公之列 通鑑晉紀穆帝升平二年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荏荀羨引兵擊之羨兵十倍於堅堅戰殺羨兵千餘人羨進攻之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厄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將士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我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眾亦俱死耳堅曰今當為卿曹決鬪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從塹下斫橋堅人馬俱陷生擒之堅憤慨而卒南齊書魏虜傳沈宏舉南冠新野太守劉思忠拒守永泰元年城陷縛思忠問之曰今欲降未思思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死 晉書劉曜載記楊難敵襲仇池尅之執田崧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

盡忠我獨不可乎崧屬色天言曰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為難敵所殺 三國志魏龐德傳德忠於魏為關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曰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遂為羽所殺 晉書忠義傳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被執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遁歸江東 案陳容曰今日寧與賊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為表紹所害元魏張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元顯和曰我寧為忠鬼不能為賊臣俱為無法僧所害當增此三人 宋史紀事本末度宗咸淳九年元兵陷樊城范天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牛富身被重傷赴火死裨將王福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咸淳十年元兵進至沙洋都統邊居誼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戰死焉帝嘉德祐元年元兵犯江淮招討汪立信曰我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吾今日猶死于宋土也元兵犯池州通判趙卯發謂其妻雍氏曰我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身卯發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元兵略饒州通判萬道同諷知州唐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江萬里聞襄陽城破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謂其門人陳偉器曰我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水死子鑄及左右相繼投池中伯顏至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陳焄都統王安節城破訔死之或謂焄曰城東北未合可走焄曰去此一步非死所也伯顏執安節不屈死帝嘉德祐二年夏貴家僮洪福從貴積功知鎮巢軍貴既降招福不聽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背國初臨安既陷阿木以太皇太后兩

下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發弩射死使者幕客或勸自為計庭芝曰我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持元主詔諭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阿木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歎庭芝不納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州而自與姜才將兵赴泰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降下招降會姜才發背不能戰庭芝投蓮池水淺不死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乃皆殺之元兵自德祐元年圍潭州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至二年正月阿里海督戰益急諸將請曰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汝第死守復言我先戮汝知衡州尹穀寓城中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與家人自焚死芾命酒酬之因留兵佐夜飲傳令猶以盡忠二字為號參議楊震赴圍池死芾坐熊湘閣白帳下沈忠曰吾力竭分當死我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使其家人盡醉乃徧及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慟哭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寶應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厚齋此條思古人所以弔今人也故備錄之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迴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迴堅之篡也孝寬

實成之難以道春秋之誅矣元圻案周書尉遲迴傳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封蜀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迴望位素重懼為異圖乃令迴子惇齋詔書以會葬徵迴尋以韋孝寬代之迴以隋文帝將圖篡奪遂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迴即以韋孝寬為元帥迴大敗孝寬縱兵圍之迴自殺又韋孝寬傳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于謹伐江陵平之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

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

父者亦少愧哉元圻案漢書外戚傳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即真后年十八矣常稱疾不朝莽欲嫁之更號為黃皇

室主合成新公孫建子豫飾將暨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且見漢家投火中而死周書皇后傳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等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為樂平公主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清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

稜

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閣按惜有歷事梁齊周隋之推之推見遠之孫之儀之弟也父協亦義

去○元折案北史文苑傳顏之推字介琅那臨沂人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弟之儀字升幼周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帝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深為帝所忌宣帝崩遺詔以隋文帝輔政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南史顏協傳稱協子之儀之推北史之推傳稱弟之儀未知孰是唐書忠義傳顏景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假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攻常山景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賊脅使降不應至洛陽罵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賊鈎斷其舌景卿含胡而絕顏真卿傳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為平原太守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帝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遣真卿往諭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朱滔等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福慶首舉義師義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希烈害之儒學傳顏師古字籀祖之推父思魯

國學紀聞注卷十三

男忠錫孫 考 校字



